

副刊 Books 書海漫遊



鬼節的演變

從救濟父母到超度亡靈

農曆七月十五，道教稱為中元節，佛教稱為盂蘭盆節，民間俗稱「鬼節」、「七月半」……這一天小夥伴們在回家的路上，總能見到街邊、十字路口香火繚繞，一陣涼風吹過，不免會想到恐怖片中的情節；但你是否知道，「鬼節」的起源竟是和孝道有關。

偉森

中國的「鬼節」是一個融合了佛、道、民間的「節令」，所以法會中常常出現「佛中有道，道中有佛」的情況，十分繁雜。「鬼節」原是農曆七月十五，但元末明初之際，有言客家人為了躲避元兵，提前一日過節，以便南下走難，自此也有七月十四是「鬼節」的說法。

也許會有讀者疑惑，無論是十四或十五，「鬼節」都該是一日之事，那麼「鬼月」會否是故作驚人語呢？《鬼月鈞沉——中元、盂蘭、餓鬼節》作者周樹佳就對鬼月做出以下解釋：「民俗是活的，鬼節流傳至今已近兩千年歷史，內容豈會不變？其中農曆七月初一開鬼門關，七月三十門鬼門關，早已是民間共識。由於在這三十天內，衆鬼尚留在人世，一些法會可以整月舉行；僅以面積不大的香港為例，在七月舉行的各式聚會、法會，便有超過二百五十個，所以說鬼節為鬼月，絕對是貨真價實！」

盂蘭傳承自印度佛教

盂蘭最早傳承自印度的佛教，取自「盂蘭盆」一詞，由梵文「Ullambana」翻譯而來，中文譯為「救倒懸」，意思是指用盆子裝滿百味五果供養佛陀和僧侶，以拯救墮落在惡道的衆生。《佛說盂蘭盆經》記載了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目連救母的故事，講述目連的母親生前做了錯事，死後墮入惡道飽受折磨。後來，目連聽從佛祖指引，在農曆七月供養十方僧衆，成功拯救了母親。

然而，佛教盂蘭盆會在中國普及化的歷史過程，則有賴於帝王的推廣，以及成功結合儒學的孝道和道教節日的科儀。早在南北朝時代，公元538年，梁武帝便開始舉行盂蘭法會，以報答父母及祖先恩德。此後歷代帝王也相繼以佛禮進行盂蘭盆會，推崇孝道。也就是說盂蘭盆宣揚儒學推崇的孝道，成為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過程。

以後，「目連救母」的故事以戲曲形式廣泛流傳民間。盂蘭盆會亦進一步普及化，成為民間道教的「中元慶典」，原本是佛教的盂蘭盆會加入了道教「中元地官節」的元素，佛教與道教的精神互相融和在盂蘭節／中元節中，並且由道士誦經及用道教儀式超幽不幸逝世的人。這也就是說，中元節的意義開始從救濟父母，擴大到施與「孤魂野鬼」。

清乾隆時期，每逢農曆七月，潮州地區的百姓會以善堂、村社及寺廟為中心舉辦盂蘭勝會，慈善活動是其中一個特點。盂蘭勝會組織把食用物品施贈給「孤魂野鬼」，是謂「施孤」。儀式結束後，道士或和尚會把祭台上「孤魂野鬼」享用過的各式食物供品拋給衆人，以作「賑濟」，民衆紛紛搶奪，是為「搶孤」。

「搶孤」十分熱烈，這是由於當時人民生活艱苦，食物不足，故具有慈善意義。同樣地，在清末的台灣地區，中元慶典的「搶孤」也是為了施與在俗世生活中被孤立的邊緣人，如乞丐，亦為慈善活動。

時代與地域的影響

時代與地域的互動影響了盂蘭勝會的發展形式，亦豐富了盂蘭節的意義。在民國時期的廣州，民衆利用盂蘭盆會為國捐軀的國家英雄舉行七日七夜的超幽儀式，盂蘭法會似乎又成了一個愛國主義活動。

在當代的馬來西亞，中元慶典作為檳城華人的民間宗教活動，亦展示了族群與國家之間微妙的政治關係。當地的中元慶典籌備委員會藉着中元慶典推動慈善活動，包括籌款支援華

人群體文化教育、建設華文小學及中學、建立華人醫院以提供私營及慈善醫療服務。此外，他們也不忘成立一個服務多元化的基金會，為同族裔的人士服務。

除了國家與地方的互動會影響盂蘭法會的內容之外，地方社區內不同群體的互動也會影響其表現形式及意義。在早年的香港，潮籍新來港人士藉着籌辦宗教活動加強族群關係，建構心理性的族群社區；其後盂蘭勝會亦成了一個平台，藉以處理潮籍人士與其他族群的關係。



▲圖為「天席」，意為給孤魂吃的酒席，祭品上插小旗並寫上名字，以示誰人行善，讓鬼神垂鑒



▲香港舉行盂蘭勝會場景



▲盂蘭勝會時的神功戲

文學記載中的盂蘭節

目前可知佛教盂蘭盆會的最早記載，來自成書於南宋的《佛祖統記》，其卷三十七有梁武帝在大同四年（公元538年）「幸同泰寺，設盂蘭盆齋」之句。佛教在公元六世紀大盛於南朝，在皇室鼓吹下，盂蘭盆會逐漸盛行，很多當時傳下來的古書，如《荆楚歲時記》和《顏氏家訓》均載有民間在七月半置盂蘭盆之事。而相類的材料，往後也不絕於文獻，像初唐楊炯（公元650-692年）便寫了一篇《盂蘭盆賦》；屬正史的《唐六典》和《舊唐書》也記有皇室舉行盂蘭盆會之事，後者更有唐代宗（公元726-779年）於七月望日，於內道場造盂蘭盆，「飾以金翠，所費百萬」的奢華記錄。

但較詳盡的「鬼節」描述，要算成書於十二世紀初、時當南北宋之交的《東京夢華錄》：

七月十五日中元節。先數日，市井賣冥器靴鞋、襪頭帽子、金犀假帶、五彩衣服。以紙糊架子，盤遊出賣。要鬧處亦賣果食、種生花果之類，及印賣《尊勝目連經》。又以竹竿斫成三腳，高三五尺，上織燈窩之狀，謂之盂蘭盆，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。構肆樂人，自過七夕，便搬演「目連經救母」雜劇，直至十五日止，觀者增。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……本院官給祠部十道，設大會，焚錢山，祭軍陣亡，設孤魂道場。

由上文可知，宋人過「鬼節」，道佛兩家已混為一談，但民衆仍偏重於佛教，重視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目連救母的故事，且愛看目連戲。相較於唐代，宋人祭鬼的宗旨已生出新內容，由昔日純粹的供僧供佛積德，好救贖陰間嫡系先人，進化更廣泛的薦亡度鬼，遍及一切孤魂。有此轉變，肯定是跟當時外族入侵，連年征戰的政局相關。

明清舊俗現在仍存

南宋吳自牧著的《夢梁錄》卷四《解制日（中元附）》記：「後殿賜錢，差內侍往龍山放江燈萬盞。」可知南宋年間，中元節已有放水燈的風俗。明清以後，此俗依然流行，像《帝京景物略》便記述：「中元夜，盂蘭會。寺僧集，族燈蓮花中，謂燈花，謂花燈。十



▲周樹佳著《鬼月鈞沉——中元、盂蘭、餓鬼節》，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九月出版



▲目連的孝子形象深入人心，圖為一幅目連報恩經過文畫



▲盂蘭盆

五日，諸寺建盂蘭盆會。夜於水次放燈，曰放河燈。」

另外，《西湖遊覽志餘》也寫道：「七月十五日，僧家建盂蘭盆會，放燈河中，謂之照冥。」

照冥就是照通陰間，讓「水鬼」憑燈光尋覓道路，好得到法壇前，聽經取食。在乾隆年間，專談國都風俗的《帝京歲時紀勝》，也記有很多「鬼節」故事：

「中元祭掃，尤勝清明。庵觀寺院，設盂蘭會，傳為目連僧救母日也。街巷搭苦高台、鬼王棚座，看演經文，施放焰口，以濟孤魂。錦紙糊法船，長至七八十尺者，臨池焚化。點燃河燈，謂以慈航普度。昇請都城隍像出巡，祭厲鬼。聞世祖朝，曾召召衲木陳玉林居萬善殿，每歲中元，建盂蘭道場。」

在《帝京歲時紀勝》中，作者除了記載「放河燈」外，還提及「鬼王」、「糊法船」和「城隍出巡」等法會內容，這些雖全是逾三百年以上的舊風俗，但概觀今日的盂蘭法會，仍可見到。儘管不少已是苟延於大都市裏，但傳統血脈仍與歷史緊緊扣連，直讓人感到民俗活動的生命力是何等強大。

新書推薦

郊遊和行山一直是很多香港人喜愛的活動，既可欣賞沿途風景，又可鍛煉身體。新界是香港最熱門的郊遊和行山地點。在這數十年間，新界經歷了巨大的變遷，發展了許多新市鎮。我們當然可以透過相片了解新界的變遷，但相片終歸只是一時一地之紀錄，要深入了解還是要依據當時的文字記載。

黃佩佳的《新界風土名勝大觀》正好為市民提供大量這方面的資料。他是香港早期的旅行家，足跡遍布新界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，他在報章連載其旅遊新界之文章，情辭並茂，考證亦細，不單擴闊當時讀者的視野，也為後世留下寶貴的資料。

然而歲月不居，人事萬變，世人對此已所知無多。現發檢舊稿，重新

整理和標點，冀能讓讀者了解新界的歷史。

作者黃佩佳，廣東順德人，筆名江山故人，生卒年不詳，香港皇仁書院畢業，在政府部門任職。他喜愛寫作，曾在本地報章發表遊記。

編校者沈思，文化研究碩士。香港旅聯榮譽顧問。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傳院、浸會大學社科院任副研究員

。自一九八〇年開始撰寫香港史地研究文章，參與出版書籍三十多本。近年執行編輯的有香港教育局、小童群益會、南華體育會、港協暨奧委會和港九電船商會的紀念特刊。

黃佩佳著、沈思編校《新界風土名勝大觀》，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七月出版，定價一百零八元。



▲黃佩佳著、沈思編校《新界風土名勝大觀》，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七月出版